

### 敬畏與感激

戰爭，描寫戰爭給人帶來的傷害。在《廚房的鐘》裏，主人公「他」是個一臉老相的年輕人，他曾經每天夜裏兩點半才回家，不管他怎麼輕手輕腳，已經上床睡覺了的母親都會聽見，然後起來給他弄飯吃，她總是光着腳，不說一句責備的話，只是說：「又這麼晚」，然後給他把飯熱好，看着他吃，等他吃上床之後，再收拾盤子，夜夜如此，總是在兩點半。對於他來說，這一切彷彿永遠不會結束，一切都是這麼理所當然。可是，一場轟炸讓他失去了所有，只剩下了這隻廚房的鐘，而它偏偏停在了兩點半，現在他才知道，原來那些曾經的夜晚，都是天堂，真正的天堂。

或許人在失去的時候，才會懂得珍惜；或許真的要在面對災難或者變故的時候，才會發現，原來世上並沒有永遠的歲月靜好，朝夕之間可能就會是滄海桑田；或許只有在有意識到無常才是人生的常態的時候，人才會

生出敬畏之心，才會發現每個健康自由的日子、每頓或精緻或粗鄙的飯菜、每年春天的花開和冬天的雪白原來都是那麼的珍貴，那麼地值得自己懷有感激之情。

可惜的是，人常常忽略了這份珍貴，因為這些東西太過平常、太不值一提了，在意識到它們的可貴的時候，往往為時已晚。這次的疫情，雖然也像是一場戰爭，但它卻在嚴酷中給了人們一個發現的機會，如果大家因此發現了生活中真正重要和珍貴的東西，那反倒是因禍得福。

和很多身在海外的遊子一樣，我欣慰我的祖國在這場艱難的戰「疫」中拼盡全力嚴防嚴控。我還沒有去過武漢呢，這次疫情過去之後，我一定要去一趟武漢，去登一登黃鶴樓，領略一下「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的浩蕩景色，當然，我也不會忘了去吃一碗在這次疫情中被天下小吃齊聲祝福的武漢熱乾麵。

### 逆境中的新體驗

疫症蔓延，宅在家已成為常態。太平盛世時，香港人每天營營役役，超時工作。不少人追逐名利，樂此不疲。許多小孩為了贏在起跑線，放學後還要上補習班、興趣班。逢長假期，不論遠近，想飛就飛，說走就走，不假思索以為日子理應這樣過。

突如其來的疫症，打亂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知所措。有人開始擔心被裁員減薪，有人連回家見父母都思前想後會否增加彼此的感染風險。生活中圍繞着口罩、酒精、搓手液等防疫用品，大家想方設法把感染風險降到最低。此時此刻，我們才體會到逆境中最重要、最該珍惜的原來是平安、健康和親情。



人生在線 代恩

日常生活的改變，讓我有新的體驗。閒在家裏，可以重拾久違的畫筆。不逛街不購物日子照過，發現原來兩件衫兩條褲，一件風褸，一條絲巾已足夠過一個春天。我不斷反思以前的過度消費是為什麼？為支付過度消費而過勞工作又是否值得？其實每

周逛一次超市，上一次街市，已可解決七天的三餐。沒有社交的日子，少了無謂的應酬，卻多了與家人溝通的機會，多了看書思考的時間，生活過得清靜也有意思。逆境讓人學懂了感恩，活在當下，珍惜眼前人。

一場疫症後，對於不少人而言，寧靜致遠、淡泊明志成為生活的新開始。



自由談 林中洋

連日來時時關注着疫情的消息，除了跟蹤中國和德國方面的官方報道之外，也不忘刷微信與微博，那裏每天各種消息滿天飛，卻也不乏幽默與搞笑，把對疫情的擔心和閉關在家的無聊都打扮得有趣。

我發現了一場挺有意思的討論，題目是「疫情過後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答案各式各樣，有的說：「去吃火鍋」，有的答：「出去走走，好好看看雲啊樹呀花啊」……大多數人列舉出的都是平日裏看起來稀鬆平常的事情，但正是這些曾經可以想做就去做、彷彿天經地義的事在現在這個特殊的狀態之下突然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

不由想起了沃爾夫岡·波謝特寫的短篇小說《廚房的鐘》。波謝特是德國戰後「廢墟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取材於

### 學經濟學 做明白人

北大經濟學教授薛兆丰的《經濟學講義》先是「網紅」課程，然後集結講義成冊出書。大部分人應該對經濟學不陌生，供需曲線、通貨膨脹、宏觀調控……多數人張口能說出經濟學詞彙，但不代表都具備了經濟學思維。透過社會經濟現象看本質，並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經濟學原理，做複雜世界的明白人，才算掌握經濟學思維，這也是《經濟學講義》這本書所倡導的。

在序言中，作者即列出人類面臨的四大基本約束：東西不夠、生命有限、互相依賴、需要協調。我總結，經濟學可以視為在四大基本約束下追求人類最優解的學問。如何求得「最優解」，作者支持傳統的經濟學思路，即依靠市場。今天，大家基本上都接受「市場經濟」的模式，但作者指出，人們還是存在大量的偏見，例如：排外偏見（經濟問題是由外人造成的，這解釋了貿易保護主義）、職位偏見（人們普遍覺得工作崗位就像桌椅，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因此，人們普遍希望把就業機會留在本地）、反市場偏見（比如否認某些特定的東西如學位、醫療是商品，因此不承認市場規律在其上的運用）、悲觀偏見（對未來擔憂）。因此需對經濟學思維加以持續學習。

我讀這本書的收穫，首先是對於一些概念的認識上更完整。比如「歧視」。以前，我認為「歧視」是負面的，有違公正持平，但作者指出，其實「歧視」本質就是「區別對待」，因為「稀缺」，人們必須作出選擇，所以「歧視」是客觀存在。此書引用了一個很妙的例子，說到東南亞華人做生意時排斥非華人，親疏有別。經濟學家對其的解讀是華人們用「親疏」來進行信用評級，對不同等級的生意夥伴有不同的商業條款。這樣的解讀就比膚淺地指責其為「在小圈子做生意」通透得多。關於「歧視」，作



燈下集 楊田田

者還有豐富的論述。比如他指出，歧視往往是有效率的（因為歧視能讓我們以最低成本獲得一些初步印象），但歧視必須付出代價。為了消除歧視，人們往往矯枉過正，又產生了新的歧視（即「逆向歧視」）。

其次，我更加全面地理解一些著名經濟理論。例如對於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我以前的認知僅是交易有交易成本，真是管中窺豹。從該書的論述中，我重新學習了科斯定律對社會成本較為完整的論述，例如，大家常說「權利的行使應該不以傷害別人的權利為限」，這句話其實誰說都有理，但根據科斯定律，所有的傷害都是相互的，大家因為爭奪稀缺的資源而互相傷害。彌補對對方的傷害就是一種成本。那麼誰能承受的成本最大？是能把資源用到價值最高用途上的一方，這一方向往往也是對社會整體利益貢獻最大的。

最後，我重新梳理了政治、經濟間的關係。以前，我認為兩者之間可以這樣概括「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這話固然沒錯，但僅掌握這句話顯然不足以理解這個社會，比如，怎麼解釋市場決策和民主決策的區別？例如這次疫情下，為了全體的利益，必須設隔離營（市場決策），但市民都抱以「不要在我家後院」的態度（民主決策），這個困局怎麼破？作者指出，政治上的自由不等於經濟上的免費，並給出一個理論上的解題思路：用錢投票，即市民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財務責任。之所以說是理論上，因為如果涉及人數較少，可以通過價格尋求合作解（即，我給你多少錢，讓你同意/服從我的要求，反之亦然），如果涉及大眾，變量多，確實不那麼容易。

總之，學無止境，理解現象背後的經濟邏輯，爭取做複雜社會的明白人，是這本《經濟學講義》的初衷，也是我的長期目標。

### 「瑪麗皇后」流亡記



如是我見 陳安

瑪麗皇后見證了英國的盛世和隕落，並無中國慈禧太后離京逃亡這樣的經歷，我要說的「瑪麗皇后2號」郵輪，這艘曾被視為世界上最長、最寬、最高、噸位最大的客輪，今年二、三月漂泊在北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南印度洋上，不能停靠任何的港口，這無疑是此船二〇〇三年下水以來首次遭到的冷遇。

我和旅伴們結束以色列、約旦之行後，在阿拉伯酋長國的迪拜登上「瑪麗皇后2號」。此船原定航程將先後停泊阿曼、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印尼等港口，我們的目的地中國香港也在航程之內，我將由港赴滬，在上海探望多年不見的親友，並已用電郵發出聚會邀請，一想到能與親人、舊友歡聚一堂，心情甚為激奮。

可一上船即獲通知：「不停香港」，頓感失望，也為內地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感到不安，當時也就只能決定在新加坡下船返回紐約。可在阿曼、斯里蘭卡各停留一天後，「瑪麗皇后2號」就宣布以後每天的行程都改為「at sea」（在海上），連新加坡也不停了。

上述諸地的港口接着都宣布不接納任何郵輪，以防船上新冠病毒感染者上岸，郵輪意識到此「禁」有理，也就即刻決定不停靠任何港口（除了在馬來西亞巴生港加油漆物），以防陸上新冠病毒感染者上船。就這樣，「瑪麗皇后2號」開始了兩星期的晝夜「流亡」。駛往何處？南方，越過赤道，進入南半球，直奔澳洲。

於是在船上觀海兩周：浩瀚無邊的大洋，一望無際，別無一船，「瑪麗皇后2號」踽踽獨行，你只能望洋興嘆，既感嘆自己渺小孤獨，又有對事情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感喟。對海上巨輪，海洋總的來說還是顯得客氣的，那些起伏的波浪、白色的浪花似乎都欽佩「瑪麗皇后2號」的穩固穩定，我們在船上也就感到像在陸地上一樣安然平穩，海洋表面波紋、光澤、顏色的變化則增添了觀海的樂趣。

不料進入南印度洋後，我們終於感受到海洋的兇險，體驗到海洋也可以是兇神惡煞，那狂風巨浪居然也能搖晃重達十五萬噸的「瑪麗皇后2號」，不少乘客



英國郵輪「瑪麗皇后2號」 資料圖片

暈船了，感覺就像在小船上一樣給顛來倒去而昏眩難忍，不免產生「鐵達尼號」乘客有過的那種恐懼感。這也不禁令我聯想到正在陸地上肆虐的新冠病毒——這難道不都是大自然的威風霸氣，不都是天災橫禍的強大威懾力？人類往往不能預料也無法防止其兇相畢露，而能體會到大自然不願被征服的無奈和惱怒，在與之生死對抗中遭受痛苦和犧牲。

幸好海洋終有疲勞的時候，風平了，浪靜了，我們可繼續在船舷上觀海，船上的其他活動——聽講座，觀演出，看電影，去游泳，甚至上賭場，都可照常進行。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船艙通道上，從早到晚，散步者、跑步者你來我往，絡繹不絕。在旅遊淡季，這些甲板跑道上的健身者往往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一對對白頭偕老的夫婦，有人甚至持左右兩根拐杖而行，連坐輪椅者也不忘到跑道上呼吸海上新鮮空氣。我這個七旬老人也天天加入，上午走兩圈就是走一公里，或走三圈就是走一英里，下午再去健身房在機器上走路。顯然，我們都在為身體健康、為延長生命而努力，也自然會聯想到此刻在陸地上，醫務人員正在為搶救新冠肺炎病人的生命而拚命努力，為延長他人的生命而奮不顧身，急切希望這一場災禍能早日終止，世界能盡快太平下來。

郵輪停靠某個碼頭的日子都是預先定好的，「瑪麗皇后2號」既然一路流亡而無處可泊，結果就提前多天進入澳洲海域，第一個停泊處原應是澳洲北部重鎮達爾文，可現在不能早去，便改向開往澳洲西南部的弗里蒙特爾港，我們的兩個旅伴因家中有事，上岸後由該港附近的珀斯機場飛返紐約，而我和妻子覺得，既然「瑪麗皇后2號」把我們免費送到了原因路途

遙遠而不想涉足的澳洲，又怎能放棄這次近在眼前的澳洲之旅呢？

於是我們沒有告別「瑪麗皇后2號」，而跟她圍着澳洲大陸繞行，從澳西弗里蒙特爾北上，再往東行至達爾文，然後南下，先後至東岸的凱恩斯、艾爾利、布里斯班，最後抵達悉尼。澳洲真大，就這樣一個弧圈，「瑪麗皇后2號」在南印度洋、珊瑚海和南太平洋上走了整整半個月。

悉尼是給人印象最深的海港城市，海灣之畔的美麗景色，高聳的觀景塔，經典的帆型歌劇院，蘇州園林式的園園，都會留給你難忘的記憶。可令人吃驚的是，我們在唐人街用餐時，電視新聞告訴我們：悉尼一所中學因有學生感染新冠肺炎而閉門停學。

從悉尼飛往紐約需二十小時左右，老年人會感疲累，我們便決定先飛三藩市，在我小姨子家休息幾天後再回紐約。她家位於伯克利和奧克蘭之間的一個社區，坐她車出去一遊，竟清楚望見停泊在三藩市灣奧克蘭港口的「大公主號」郵輪，也即那艘因有遊客感染新冠病毒而名噪一時的船。另聞傳說：加利福尼亞疫情擴散，或許會「封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便立刻改機票，提前兩天回紐約，到家第二天見《紐約時報》新聞：鑒於新冠病毒擴散，紐約所有學校停課放假，公共場所限制聚人數。

在我撰此稿時，「瑪麗皇后2號」還在海上航行，其終點是其起點——倫敦附近的南安普頓港。途中應停靠南非的伊麗莎白港和開普頓、加納的聖克魯斯—德特內里費等港口，真希望新冠疫情沒有擴散到非洲，「瑪麗皇后2號」不至於要在南印度洋、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上繼續流亡四十餘日。



黛西札記 李夢

### 又綠江南岸

宋代詩人王安石曾寫過一首《泊船瓜洲》，其中「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傳神生動，是後人創作詩文時推敲字詞的範本。「綠」字固然妙，但「京口瓜洲一水間」一句同樣不容忽視，不單因為這句詩以寥寥七字講明地點和行程等，也因為「京口」是宋代及宋以後詩畫中常見的送別地，王安石和蘇軾等人的詩詞中有，沈周的畫中也有。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京江送別圖》，是明代畫家沈周（一四二七至一五〇九）的代表作，畫名中的「京」，所指的是京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蘇鎮江。《京江送別圖》是圖卷，創作於畫家晚年，長近一點六米，寬約二十八厘米，分為左中右三段。長卷尤能表現水面開闊，亦傳遞送別時依依難捨之情，由右及左遞進，意蘊綿長。在《京江送別

圖》之外，沈周另有一幅《虎丘送客圖》傳世。《虎丘》一畫為立軸，分作上中下三段，畫中未明確提及「送別」，只見一人坐於水畔樹下，撫琴聽濤，遙望遠方，應是送客後徘徊感慨、不捨離去之景。

相比《虎丘》，《京江送別圖》更為直白，畫中送別之意顯明：右側，四位文士立於江邊，朝向江中小舟作揖；中段，江中舟上一人是遠行友人，回身作揖。畫幅右側與中段場景因此建構互動，點題「送別」。畫幅左側蒼茫群山，是遠景，以粗筆寫成，山峰連綿不絕，暗示友人此去雲南邊陲路途漫漫，曲折艱險。畫幅右側近景中江南的柳絲桃紅，與左側遠景山水對照鮮明，愈發突顯送別情切，於畫中人物互動之外，又增添兩岸風景的互動。

沈周活躍於明代中期，屬「吳門畫派」，與文徵明、唐寅、仇英並稱為「明四家」，詩文與書畫俱佳。沈周不喜入仕，嚮往林泉間逍遙自在，畢生書畫為伴，《明史》中稱他「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他作畫不為錢財不為名，只為一己歡愉，創作題材多取自日常。沈周性情爽直，他人上門求畫，他從不吝嗇，有求必應，因此，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都在他的朋友圈中。畫家這般性情，用今天的話說，確是有些「大條」。此處的「大條」，有些大智若愚、樸實天真的意思，在他的繪畫作品中亦有體現。

沈周早期和中年時，作畫工整，多為小幅作品；到晚年，受前代畫家黃公望影響，喜作大畫，畫風更為瀟灑舒展。他的畫作不

似元代一些文人畫家以清寂孤絕為美，也沒有宋代院體畫的華麗繁雜，而總能在簡與繁之間找到一處恰切平衡。他不迂、不狂，既沒有入仕無門的苦楚，也沒有仰天大笑出門去的孤傲。他的畫，看上去穩而平和，卻不是言而無味的寡淡，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是欲說還休。《京江送別圖》畫中氛圍，既不哀傷也不甜膩，用情克制，自有「平淡天真」之味。

中國古代不少送別詩文與書畫，用情通常是克制的，點到即止，不過分煽情。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看似寫景，實則抒情，以景寫情，尤顯得情意綿長。沈周畫中的一帶長水，岸邊垂柳與桃花，都是以景寫情的意象，間接、含蓄，卻不乏生動，裊裊不絕。